

文白对照全译

資治通鑑

十五

北京燕山出版社

资治通鉴

——文白对照全译本

(第十五册)

北

目 录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

梁纪六 起阡逢执徐，尽旃蒙大荒落，凡二年 (4177)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一

梁纪七 起柔兆敦牂，尽强圉协洽，凡二年 (4208)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二

梁纪八 著雍涒滩，一年 (4229)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三

梁纪九 屠维作噩，一年。 (4251)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四

梁纪十 上章阡茂，一年 (4266)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五

梁纪十一 起重光大渊献，尽玄困敦，凡二年 (4292)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六

梁纪十二 起昭阳赤奋若，尽阡逢摄提格，凡二年 (4321)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七

梁纪十三 起旃蒙单阏，尽强圉大荒落，凡三年 (4353)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八

梁纪十四 起著雍郭牂，尽阡逢困敦，凡七年 (4383)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九

梁纪十五 起旃蒙赤奋若，尽柔兆摄提格，凡二年 (4417)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六十

梁纪十六 强圉单阏，一年 (4438)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

梁纪六 起阏逢执徐，尽旃蒙大荒落，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六〕

普通五年 春，正月，辛丑，魏主祀南郊。

三月，魏以临淮王彧都督北讨诸军事，讨破六韩拔陵。

夏，四月，高平镇民赫连恩等反，推敕勒酋长胡琛为高平王，攻高平镇以应拔陵。魏将卢祖迁击败之，琛北走。

卫可孤攻怀朔镇经年，外援不至，杨钧使贺拔胜诣临淮王彧告急。胜募敢死少年十馀骑，夜伺隙溃围出，贼骑追及之，胜曰：“我贺拔破胡也。”贼不敢逼。胜见彧于云中，说之曰：“怀朔被围，旦夕沦陷，大王今顿兵不进；怀朔若陷，则武川亦危，贼之锐气百倍，虽有良、平，不能为大王计矣。”彧许为出师，胜还，复

梁纪六 梁武帝普通五年（公元524年）春季，正月辛丑（二十日），北魏孝明帝在南郊祭天。

三月，北魏委任临淮王元彧都督北讨诸军事，去征伐破六韩拔陵。

夏季，四月，高平镇民赫连恩等人造反，推举敕勒酋长胡琛为高平王，并攻击高平镇，以便响应破六韩拔陵。北魏将领卢祖迁击败了他们，胡琛向北逃走。

卫可孤攻打怀朔镇整整一年了，外面援军不到，杨钧指派贺拔胜到临淮王元彧那里去告急。贺拔胜招募了十余名不怕死的少年骑兵，在夜间瞅空子突围而出，卫可孤的骑兵追赶上了他们，贺拔胜喊道：“我是贺拔破胡。”追兵们便吓得不敢再逼近了。贺拔胜在云中见到了元彧，向他游说道：“怀朔被围，沦陷于敌就在眼前，大王现在却按兵不动；怀朔如果陷于放手，则武川也将告危，那时贼寇的锐气将百倍增加，即使有张良、陈平在，也没法为大王您计议了。”元彧答应出兵

突围而入。钩复遣胜出岷武川，武川已陷。胜驰还，怀朔亦溃，胜父子俱为可孤所虏。

五月，临淮王彧与破六韩拔陵战于五原，兵败，彧坐削除官爵。安北将军陇西李叔仁又败于白道，贼势日盛。

魏主引丞相、令、仆、尚书、侍中、黄门于显阳殿，问之曰：“今寇连恒、朔，逼近金陵，计将安出？”吏部尚书元修义请遣重臣督军镇恒、朔以捍寇，帝曰：“去岁阿那瑰叛乱，遣李崇北征，崇上表求改镇为州，朕以旧章难革，不从其请。寻崇此表，开镇户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难追，聊复略论耳。然崇贵戚重望，器识英敏，意欲还遣崇行，何如？”仆射萧宝寅等皆曰：“如此，实合群望。”崇曰：“臣以六镇遐僻，密迹寇戎，欲以慰悦彼心，岂敢导之为乱！臣罪当就死，陛下赦之；今更遣臣北行，正是报恩改过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军旅，愿更择贤材。”帝不许。修义，天赐之子也。

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销祸于未萌，制胜于无形。魏肃宗既不能用，及乱生之

援救怀朔。贺拔胜返回，又突围而进入城内。杨钧又派贺拔胜出城去侦察武川的情况，去之后，武川已经失陷。贺拔胜快马驰还，很快怀朔也被攻破，贺拔胜父子全都被卫可孤俘虏。

五月，临淮王元彧同破六韩拔陵在五原交战，战败，元彧因而获罪被削除官爵。安北将军陇西人李叔仁也在白道战败，因此贼兵的势力日益强大了。

北魏孝明帝将朝廷中的丞相、令、仆、尚书、侍中、黄门等大臣召到显阳殿，问他们：“如今恒、朔之地贼寇蜂起，逼近祖先陵墓金陵，怎么办？”吏部尚书元修义请求派遣朝廷重臣督领军队镇守恒、朔，以抵御贼寇，孝明帝说：“去年阿那瑰叛乱，派遣李崇北征，李崇上表请求改镇为州，朕因为旧的章程难以变更，便没有听从他的请求。思量李崇这个上表，开启了镇上人家的非份之想，导致有今日之患；但是过去的事情难以挽救，这里也只是顺便说一下罢了。然而李崇是皇亲贵戚，名望甚重，气量大，见识远，英武机敏，我欲派他前去，你们看如何呢？”仆射萧宝寅等都说：“这样决定，很符合众人之心。”李崇说：“我考虑到六镇地处偏远，贼寇密布，提出改镇为州是为了安慰取悦当地人的心，怎么敢引导他们作乱呢！我罪该万死，陛下仁慈而赦免了我；现在更要派我北行，这对我正是一个报恩改过的机会。但是我年已七十，加之疲病在身，不堪于军旅之事了。希望能另外选择优秀人材。”孝明帝没有答应。元修义是元天赐的儿子。

臣司马光曰：李崇的上表，是为了消除祸乱于未发之时，制敌取胜于无形之中。魏孝明帝既然不能听从他的建议，到祸乱产生

日，曾无愧谢之言，乃更以为崇罪，彼不明之君，乌可与谋哉！《诗》云：“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是之谓矣。

壬申，加崇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北讨大都督，命抚军将军崔暹、镇军将军广（安）〔阳〕王深皆受崇节度。深，嘉之子也。

六月，以豫州刺史裴邃督征讨诸军事，以伐魏。

魏自破六韩拔陵之反，二夏、幽、凉，寇盗蜂起。秦州刺史李彦，政刑残虐，在下皆怨。是月，城内薛珍等聚党突入州门，擒彦，杀之，推其党莫折大提为帅，大提自称秦王。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讨之。

初，南秦州豪右杨松柏兄弟，数为寇盗，刺史博陵崔游诱之使降，引为主簿，接以辞色，使说下群氏，既而因宴会尽收斩之，由是所部莫不猜惧。游闻李彦死，自知不安，欲逃去，未果；城民张长命、韩祖香、孙掩等攻游，杀之，以城应大提。大提遣其党卜胡袭高平，克之，杀镇将赫连略、行台高元荣。大提寻卒，子念生自称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

丁酉，魏大赦。

秋，七月，甲寅，魏遣吏

之后，不但没有半点愧谢之言，反而更把这看作是李崇的罪过，那个不明智的君主，怎么可以同他谋事呢！《诗经》云：“听到美言就应对，闻诵诗书则陶醉，良善之言不采纳，反责我等行逆罪。”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壬申（二十三日），北魏委任李崇为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北讨大都督，命令抚军将军崔暹、镇军将军广阳王元深一齐接受李崇指挥调派。元深是元嘉的儿子。

六月，梁朝委任豫州刺史裴邃负责征讨诸军事，去征讨北魏。

北魏自从破六韩拔陵造反以来，二夏、幽、凉等地寇盗蜂起。秦州刺史李彦施政严苛，刑罚残酷，无人不怨。这月，城内薛珍等人结伙闯入州府门，捉住了李彦，杀了他，举荐同党莫折大提为元帅，莫折大提自称为秦王。北魏派雍州刺史元志去讨伐。

最初，南秦州的豪强杨松柏兄弟几番做盗贼，刺史博陵人崔游引诱他投降，提他做了主簿，以亲近的语言和态度接待了他，让他去游说下面的氏族部落，事成之后借着宴会的机会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斩了，因此部下无不猜忌惧怕。崔游得知李彦的死讯之后，知道自己不会有好下场，想逃跑，却没有得逞；城中百姓张长命、韩祖香、孙掩等人攻打崔游，杀了他，带全城百姓响应莫折大提。莫折大提派他的党徒卜胡袭击高平，攻下该城，杀了镇将赫连略和行台高元荣。莫折大提很快便去世，他的儿子莫折念生自称为天子，设立百官，改年号为天建。

丁酉（十八日），北魏大赦天下。

秋季，七月甲寅（初六），北魏任用吏部

部尚书元修义兼尚书仆射，为西道行台，帅诸将讨莫折念生。

崔暹违李崇节度，与破六韩拔陵战于白道，大败，单骑走还。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战不能御，引还云中，与之相持。

广阳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边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废仕宦，乃更独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太和中，仆射李冲用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帝乡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伍。本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同族留京师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即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边兵之格，镇人不听浮游在外，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乃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或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指踪，政以贿立，边人无不切齿。及阿那瑰背恩纵掠，发奔命追之，十五万众度沙漠，不日而还。边人见此援师，遂自意轻中国。尚书令臣崇求改镇为州，抑亦先觉，朝廷未许。

尚书元修义兼尚书仆射，为西道行台，带众将去征讨莫折念生。

崔暹不服从李崇指挥，与破六韩拔陵在白道交战，一败涂地，单枪匹马跑了回来。破六韩拔陵集中兵力攻打李崇，李崇全力迎战，可是抵挡不住，便率领部队回到云中，与破六韩拔陵相持。

广阳王元深上奏孝明帝：“先朝建都平城时，以北部边境为重，郑重挑选亲近贤能，挂帅担任镇将，且配以高门子弟，叫他们拼死防止边患，不但不影响他们的仕宦前途，反而更因此而独得提升，当时的人们，都欣羨能去那里守边。太和年间，仆射李冲掌权，凉州的当地人全都免除服役；而平城的那些高门大姓，却仍然要去防守边关，若不是得罪了当权者，谁都不愿意加入其列。这些人到了边关之后，受镇将驱使，只能担任虞候或没有月俸的随从之类的卑下职务，一生之内，最高也只不过做到军主；但他们同姓中留在京城的那些人却能做到上品显官，于是身在边镇的那些人就由于升迁之路与己隔绝，因而大量逃散。于是，朝廷制定了严厉的边兵制度，规定不准许边镇上的人浮游在外，于是少年人不能从师学习，成年人不能出外游宦，只有这些人不被当做人看待，说起来便让人心酸落泪！自从迁都洛阳以来，边防职任愈加被看得轻了，只有那些长期不能升迁的庸碌之才，才出任镇将，这些人互相仿效，一心为自己搜掠财物，而无心于本职工作。或者各地方的奸吏，因犯罪而发配边关，这些人在背后为镇将尽出坏主意，贪脏枉法，导致贿赂成风，取代了正常的制度，边民们对此无不切齿。到阿那瑰背弃朝廷之恩，纵

而高阙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杀之，遂相帅为乱，攻城掠地，所过夷灭，王师屡北，贼党日盛。此段之举，指望销平；而崔暹只轮不返，臣崇与臣逡巡复路，相与还次云中，将士之情莫不解体。今日所虑，非止西北，将恐诸镇寻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书奏，不省。

诏徵崔暹系廷尉；暹以女（岐）〔妓〕、田园赂元叉，卒得不坐。

丁丑，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杨伯年等攻仇鸠、河池二戍，东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将军伊祥等击破之，斩首千馀级。东益州本氏王杨绍先之国，将佐皆以城民劲勇，二秦反者皆其族类，请先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数经行阵，抚之足以以为用，急之则腹背为患。”乃悉召城民，慰谕之，既而渐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诸郡，内外相顾，卒无叛者。子建，兰根之族兄也。

魏凉州幢帅于菩提等执刺

掠反叛而去，朝廷发兵长途追击，十五万大军穿过沙漠，但不到几天功夫就返回来了，不能除尽反贼。边民看到这样的援军，于是便从心眼中瞧不起中原之国。尚书令李崇请求改镇为州，或许也是先觉察到了这一点，可是朝廷却没有准许他的请求。高阙的守将管制下属严酷，上下失和，破六韩拔陵杀了他，于是结伙叛乱，攻城掠地，所过之处夷灭无遗，朝廷军队屡次败北，贼党气焰日益嚣张。这一段时间里的举动，指望能铲除叛乱，早获安定；但是崔暹全军覆没，李崇跟我徘徊难进，只好一起顺原路回到云中，将士们的情绪一落千丈，无心再战。当今的忧虑，不仅西北方面，恐怕各镇很快就会如此，天下之事，哪能容易地估量透呢！”元深的上书奏呈上去后，孝明帝没有亲自省阅。

孝明帝诏令召崔暹进朝，由廷尉问罪；但是崔暹用女妓、田产庄园贿赂元叉，最后居然没有治罪。

丁丑（二十九日），莫折念生遣派他属下的都督杨伯年攻打仇鸠、河池两个寨堡，东益州刺史魏子建派将军伊祥等人打败了杨伯年，斩首一千多人。东益州本来是氏王杨绍先的封国，将佐们都因为州城中的民众勇悍不驯，南秦州和秦州的反叛者全是杨绍先的同族之人，于是请示要先没收城里人手中的兵器械仗，魏子建说：“城中民众屡次经历打仗之事，安抚好他们便可为我所用，逼的太急了就会成为我们的心腹之患。”于是把城中民众都聚集起来，安抚晓谕他们，然后逐渐把他们父子兄弟分派到外地各郡去戍守，这样内外相顾，到底也没有出现背叛的人。魏子建是魏兰根的族兄。

北魏凉州幢帅于菩提等人拘押了刺史宗

史宋颖，据州反。

八月，庚寅，徐州刺史成景雋拔魏童城。

魏员外散骑侍郎李苗上书曰：“凡食少兵精，利于速战；粮多卒众，事宜持久。今陇贼猖狂，非有素蓄，虽据两城，本无德义，其势在于疾攻，日有降纳，迟则人情离沮，坐待崩溃。夫颺至风举，逆者求万一之功；高壁深垒，王师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晓兵，奔利不相待，逃难不相顾，将无法令，士非教习，不思长久之计，各有轻敌之心。如令陇东不守，汧军败散，则两秦遂强，三辅危弱，国之右臂于斯废矣。宜勒大将坚壁勿战，别命偏裨帅精兵数千出麦积崖以袭其后，则汧、岐之下，群妖自散。”

魏以苗为统军，与别将淳于诞俱出梁、益，隶魏子建。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阳王天生将兵下陇。甲午，都督元志与战于陇口，志兵败，弃众东保岐州。

东西部敕勒皆叛魏，附于破六韩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广阳王深之言。丙申，下诏：“诸州镇军贯非有罪配隶者，皆免为民。”改镇为州，以怀朔镇为朔州，更命朔州曰云

颖，占据凉州造反。

八月庚寅（十二日），梁朝徐州刺史成景俊攻占北魏的童城。

北魏员外散骑侍郎李苗上书说：“粮少兵精，利于速战速决；粮多兵众，利于打持久之战。现在陇地贼寇猖狂，可是这些贼寇没有多少粮资储备，虽然占据了两座城，但本来没有德义，所以其势在于急攻，以使每日都有所降纳，迟缓了则会让人心离散，情绪颓丧，从而坐待崩溃。颺至风举，逆反者求的是万一之功；高壁深垒，王师有全制之策。可是天下长久安泰，人们已经不知晓行伍征战了，都变得追逐利益唯恐落后，逃灾避难互不相顾，将帅没有法令，士兵不演习操练，人人不思长远之计，个个都有轻敌之心。若使陇东失守，汧地元志的军队败溃，秦州和南秦州莫折念生及张长命等反贼的势力便可强大，那么长安附近顿时就会变得危而又弱，作为国家的右臂于是便废了。应该旨令主将坚壁而守，不要出战，另外命令副帅偏将率领精兵数千名出麦积崖从背后袭击叛贼，如此则汧、陇之地，群妖自会散去。”

北魏任命李苗为统军，让他与别将淳于诞分别从梁州、益州出发去征讨叛贼。但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莫折念生便派遣他的弟弟高阳王莫折天生率兵前来陇地。甲午（十六日），都督元志与莫折天生在陇口作战，元志兵败，丢下部众跑到东边的岐州自守。

东部和西部的敕勒人都背叛了北魏，投附于破六韩拔陵，北魏孝明帝这才开始想到了李崇与广阳王元深曾经说过的话。丙申（十八日），孝明帝诏令：“各州镇在册的军人中凡不是因犯罪而被流放服役的，全部免为平民。”改镇为州，以怀朔镇为朔州，又改名

州。遣兼黄门侍郎郾道元为大使，抚慰六镇。时六镇已尽叛，道元不果行。

先是，代人迁洛者，多为选部所抑，不得仕进。及六镇叛，元叉乃用代来寒人为传诏以慰悦之。廷尉评代人山伟奏记，称叉德美，叉擢伟为尚书二千石郎。

秀容人乞伏莫于聚众攻郡，杀太守；丁酉，南秀容牧子万于乞真反，杀太仆卿陆延，秀容酋长尔朱荣讨平之。荣，羽健之玄孙也。其祖代勤，尝出猎，部民射虎，误中其髀，代勤拔箭，不复推问，所部莫不感悦。官至肆州刺史，赐爵梁郡公，年九十馀而卒；子新兴立。新兴时，畜牧尤蕃息，牛羊驼马，色别为群，弥漫川谷，不可胜数。魏每出师，新兴辄献马及资粮以助军，高祖嘉之。新兴老，请传爵于子荣，魏朝许之。荣神机明决，御众严整。时四方兵起，荣阴有大志，散其畜牧资财，招合骁勇，结纳豪杰，于是侯景、司马子如、贾显度及五原段荣、太安奚泰皆往依之。显度，显智之兄也。

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奚双攻魏盘头郡，东益州刺史魏

朔州为云州。派兼黄门侍郎郾道元为大使，让他去安抚宣慰六镇。当时六镇已经都反叛，郾道元没有成行。

以前，从代京迁到洛阳的那些人，大多被吏部所压制，不能做官。到六镇反叛之时，元叉才使用从代京迁来的人担任传诏，以便安慰取悦他们。廷尉评代京人山伟在奏记中称赞元叉道德高尚，元叉便晋升山伟为尚书二千石郎。

秀容人乞伏莫于聚众攻打郡城，杀了太守；丁酉（十九日），南秀容的放牧人万于乞真杀了太仆卿陆延，秀容的酋长尔朱荣征伐平定了这场叛乱。尔朱荣是尔朱羽健的玄孙。尔朱荣的祖父尔朱代勤，有一次出外打猎，他的部落中的一个成员射虎，误谢中了他的大腿，他把箭拔出来，没有问罪于该人，因此部落成员们无不对他心悦诚服。尔朱代勤为官做到肆州刺史，受赐爵位梁郡公，活了九十多岁才去世；他的儿子尔朱新兴继承了爵位。尔朱新兴做酋长之时，畜牧业尤其兴旺，牛、羊、骆驼和马，以毛色分群，弥漫于川谷之中，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北魏每到出兵之时，尔朱新兴便献上马匹以及军资粮食等来帮助军队，孝文帝时常表彰他。尔朱新兴年老了，请求把爵位传给尔朱荣，北魏朝廷准许了。尔朱荣心机神妙，明察而有决断，管理部属特别严格。当时四方兵起，烽火遍地，尔朱荣心中暗藏大志，将自己的牲畜钱财散发众人，招募纠合骁勇之徒，结交招纳豪杰，于是侯景、司马子如、贾显度以及五原人段荣、太安人奚泰等人都去依靠了他。贾显度是贾显智的哥哥。

戊戌（二十日），莫折念生派都督奚双攻打北魏盘头郡，东益州刺史魏子建派遣将

子建遣将军奚念祖击破之。

九月，戊申，成景俊拔魏睢陵。戊午，北兖州刺史赵景悦围荆山。裴邃帅骑三千袭寿阳，壬戌夜，斩关而入，克其外郭。魏扬州刺史长孙稚御之，一日九战，后军蔡秀成失道不至，邃引兵还。别将击魏淮阳，魏使行台郾道元、都督河间王琛救寿阳，安乐王鉴救淮阳。鉴，詮之子也。

魏西道行台元修义得风疾，不能治军。壬申，魏以尚书左仆射齐王萧宝寅为西道行台大都督，帅诸将讨莫折念生。

宋颖密求救于吐谷浑王伏连筹，伏连筹自将救凉州，于菩提弃城走，追斩之。城民赵天安等复推宋颖为刺史。

河间王琛军至西硖石，解涡阳围，复荆山戍。青、冀二州刺史王神念与战，为琛所败。冬，十月，戊寅，裴邃、元树攻魏建陵城，克之，辛巳，拔曲木，扫虏将军彭宝孙拔琅邪。

魏营州城民刘安定、就德兴执刺史李仲遵，据城反。城民王恶儿斩安定以降；德兴东走，自称燕王。

胡琛遣其将宿勤明达寇幽、夏、北华三州，壬午，魏遣都督北海王顓帅诸将讨之。

军奚念祖打败了奚双。

九月戊申（初一），成景俊攻克了北魏的睢陵。戊午（十一日），北兖州刺史赵景悦围困荆山。裴邃率领三千骑兵袭击寿阳，于壬戌（十五日）夜，攻破城门，攻下了寿阳外城。北魏扬州刺史长孙稚抗击裴邃，一天作战了九次，后军蔡秀成迷路而没有赶来，裴邃只好领兵撤返。梁朝派遣别将攻打北魏淮阳，北魏派遣行台郾道元、都督河间王元琛去救援寿阳，派安乐王元鉴去援救淮阳。元鉴是元詮的儿子。

北魏西道行台元修义得了风疾，不能指挥军队了。壬申（二十五日），北魏任命尚书左仆射齐王萧宝寅为西道行台大都督，令他带率众将去讨攻莫折念生。

宋颖秘密地向吐谷浑王伏连筹求救，伏连筹亲自率兵援救凉州，于菩提弃城逃跑，伏连筹追上斩了他。城中百姓赵天安等人又举荐宋颖为刺史。

河间王元琛率兵抵达西硖石，解了涡阳之围，收复了荆山戍。梁朝青、冀二州刺史王神念和元琛交战，被元琛打败。冬季，十月戊寅（初一），裴邃、元树攻打北魏建陵城，攻克了该城。辛巳（初四），又攻克了曲木，扫虏将军彭宝孙攻占了琅邪。

北魏营州城的百姓刘安定、就德兴抓住了刺史李仲遵，占据州城造反。城中的百姓王恶儿斩了刘安定而归降；就德兴向东逃跑，自称燕王。

胡琛派遣手下将领宿勤明达侵扰幽、夏、北华三州，北魏派遣都督北海王元顓统率众将去征讨。元顓是元详的儿子。

顓，详之子也。

甲申，彭宝孙拔檀丘。辛卯，裴邃拔狄城；丙申，又拔骃城，进屯黎浆。壬寅，魏东海太守韦敬欣以司吾城降。定远将军曹世宗拔曲阳；甲辰，又拔秦墟，魏守将多弃城走。

魏使黄门侍郎卢同持节诣营州慰劳，就德兴降而复反。诏以同为幽州刺史兼尚书行台，同屡为德兴所败而还。

魏朔方胡反，围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食尽，煮马皮而食之，众无贰心。子雍欲自出求粮，留其子延伯守统万，将佐皆曰：“今四方离叛，粮尽援绝，不若父子俱去。”子雍泣曰：“吾世荷国恩，当毕命此城；但无食可守，故欲往东州为诸君营数月之食，若幸而得之，保全必矣。”乃帅羸弱诣东夏州运粮，延伯与将佐哭而送之。子雍行数日，胡帅曹阿各拔邀击，擒之。子雍潜遣人赍书，敕城中努力固守。闻城忧惧，延伯谕之曰：“吾父吉凶不可知，方寸焦烂。但奉命守城，所为者重，不敢以私害公。诸君幸得此心。”于是众感其义，莫不奋励。子雍虽被擒，胡人常以民礼事之，子雍为陈祸福，劝阿各拔降。会阿各拔卒，其弟桑生竟帅其众

甲申（初七），梁朝彭宝孙攻占了檀丘。辛卯（十四日），裴邃攻克了狄城；丙申（十九日），又攻取了骃城，进驻黎浆。壬寅（二十五日），北魏东海太守韦敬欣献上司吾城投降。定远将军曹世宗攻克了曲阳；甲辰（二十七日），又攻占了秦墟，北魏的守将大多数弃城逃跑。

北魏派黄门侍郎卢同持符节去营州慰劳，就德兴投降后又叛乱了。朝廷诏令任命卢同为幽州刺史兼尚书行台，卢同多次被就德兴打败而撤回。

北魏朔方的胡人反叛，围攻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的粮食吃光了，就煮食马皮，众人都一心一德守城。源子雍想亲自出城求粮，留下他的儿子源延伯守统万城，将佐们都说：“现在四方反叛，粮食耗尽，外援阻绝，不如你们父子都去。”源子雍流着眼泪说道：“我家世代代承受国恩，所以应拼死守住这座城；可是没有粮食无法守城，因此想到东州去，为各位筹措几个月的食物，如果有幸能得到，就必定可以保住城。”于是便率领羸弱之卒去东夏州运粮，源延伯和众将佐们哭着为他送行。源子雍行走几日，遭到了胡人头领曹阿各拔的阻击，被曹阿各拔捉拿。源子雍暗中派人给统万城送信，命令城中军民努力固守。全城军民得知源子雍被擒，非常害怕，源延伯晓谕他们说：“我父亲的生死吉凶还不可得知，我急得滚油浇心。但是我奉家父之命守城，责任重大，因此不敢因私损公而弃城不顾。请各位理解我的心情。”于是众人都被源延伯的节义所感动，没有不奋发立志守城的。源子雍虽然被擒，但是胡人一直以下民之礼奉事他，他对胡人陈述了祸福利

随子雍降。子雍见行台北海王顓，具陈诸贼可灭之状，顓给子雍兵，令其先驱。时东夏州闾境皆反，所在屯结，子雍转斗而前，九旬之中，凡数十战，遂平东夏州，徵税粟以馈统万，二夏由是获全。子雍，怀之子也。

魏广阳王深上言：“今六镇尽叛，高车二部亦与之同，以此疲兵击之，必无胜理。不若选练精兵守恒州诸要，更为后图。”遂与李崇引兵还平城。崇谓诸将曰：“云中者，白道之冲，贼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则并、肆危矣。当留一人镇之，谁可者？”众举费穆，崇乃请穆为朔州刺史。

贺拔度拔父子及武川宇文肱纠合乡里豪杰，共袭卫可孤，杀之；度拔寻与铁勒战死。肱，逸豆归之玄孙也。

李崇引国子博士祖莹为长史；广阳王深奏莹诈增首级，盗没军资，莹坐除名，崇亦免官削爵微还。深专总军政。

莫折天生进攻魏岐州，十一月，戊申，陷之，执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送莫折念生，杀之。念生又使卜胡等寇泾州，败光禄大夫薛峦于平凉东。峦，安都之孙也。

弊，劝曹阿各拔投降。恰巧曹阿各拔去世，他的弟弟曹桑生竟率领部众随源子雍投降了。源子雍去见行台北海王元顓，一一讲陈了各路反贼可以被歼灭的情状，元顓给了源子雍兵力，令他作为前锋。当时东夏州全境俱谋反，到处贼寇聚集，源子雍转战而前，九十天之内，经历了几十场战役，最终平定了东夏州，于是征收税粟送往统万城，夏州、东夏州因此而得到保全。源子雍是源怀的儿子。

北魏广阳王元深上书说：“现在六镇全都反叛了，高车二部的情况也与六镇相同，以这样的疲劳之兵攻克他们，必定没有取胜的道理。所以不如挑选演练精兵把守恒州的各个要冲之地，再作以后的打算。”于是便与李崇领兵回到了平城。李崇对众将说：“云中是白道的要冲，叛贼的咽喉要害，若此地保不住，那么并州、肆州就危险了。所以，应当留下一个人镇守，谁来承当呢？”众人推举费穆，李崇便奏请任命费穆为朔州刺史。

贺拔度拔父子以及武川人宇文肱纠集乡里的豪杰，一块袭击卫可孤，杀了卫可孤；贺拔度拔不久又与铁勒交战而身亡。宇文肱是宇文逸豆归的玄孙。

李崇举荐国子博士祖莹为长史；广阳王元深弹劾祖莹谎报斩敌人数，侵吞军款，祖莹因而获罪被除名，李崇也被免除官职，削夺爵位而召回朝廷。于是，元深得以一人独揽军政大权。

莫折天生进攻北魏岐州，十一月戊申（初二），攻克了该城，抓获都督元志以及刺史裴芬之，把他们送给莫折念生，莫折念生杀了他们。莫折念生又派遣卜胡等人入侵泾州，在平凉东边击败了光禄大夫薛峦。薛峦是薛安都的孙子。

丙辰，彭宝孙拔魏东莞。壬戌，裴邃攻寿阳之安城，丙寅，马头、安城皆降。

高平人攻杀卜胡，共迎胡琛。

魏以黄门侍郎杨昱兼侍中，持节监北海王顥军，以救幽州，幽州围解。蜀贼张映龙、姜神达攻雍州，雍州刺史元修义请援，一日一夜，书移九通。都督李叔仁迟疑不赴，昱曰：“长安，关中基本，若长安不守，大军自然瓦解，留此何益？”遂与叔仁进击之，斩神达，余党散走。

十二月，戊寅，魏荆山降。

壬辰，魏以京兆王继为太师、大将军，都督西道诸军以讨莫折念生。

乙巳，武勇将军李国兴攻魏平静关；辛丑，信威长史杨乾攻武阳关；壬寅，攻岷关；皆克之。国兴进围郢州，魏郢州刺史裴询与蛮酋西郢州刺史田朴特相表里以拒之。围城近百日，魏援军至，国兴引还。询，骏之孙也。

魏汾州诸胡反；以章武王融为大都督，将兵讨之。

魏魏子建招谕南秦诸氏，稍稍降附，遂复六郡十二戍，斩贼帅韩祖香。魏以子建兼尚书，为行台，刺史如故，梁、

丙辰（初十），彭宝孙攻克了北魏的东莞。壬戌（十六日），裴邃攻打寿阳的安城，丙寅（二十日），马头、安城两处皆投降了。

高平人攻打并处死了卜胡，一起迎接胡琛前来。

北魏任命黄门侍郎杨昱兼侍中，令他持符节监督北海王元顥的军队，去援助幽州，幽州之围因而被解除。迁到关中而居的蜀人张映龙、姜神达攻打雍州，雍州刺史元修义请求援救，一天一夜之间，连派九人去送信，都督李叔仁迟疑不去救援，杨昱说：“长安是关中的根本所系，若长安失守，则大军自然土崩瓦解，那么留在这里还有什么好处呢？”于是，便与李叔仁进攻张映龙和姜神达，斩了姜神达，余党们全跑散了。

十二月戊寅（初二），北魏的荆山城投降。

壬辰（十六日），北魏任命京兆王元继为太师、大将军，令他统率西路诸军征伐莫折念生。

乙巳（二十九日），梁朝武勇将军李国兴攻打北魏的平静关；辛丑（二十五日），信威长史杨乾攻击武阳关；壬寅（二十六日），又攻击岷关；都攻下来了。李国兴进军围攻郢州，北魏郢州刺史裴询与蛮族酋长西郢州刺史田朴特里外应合抵抗李国兴。郢州城被困了接近一百天，北魏援军才到，李国兴领兵返回。裴询是裴骏的孙子。

北魏汾州的各部胡人反叛；朝廷委任章武王元融为大都督，率兵去征伐。

北魏魏子建宣谕招降南秦州各氏族部落，氏人稍稍有所归附，于是便恢复了六郡十二戍，斩了韩祖香。北魏任用魏子建兼尚书，担任行台，刺史职务不变，梁、巴、二益、

巴、二益、二秦诸州皆受节度。二秦各州皆接受他的指挥调用。

莫折念生遣兵攻凉州，城民赵天安复执刺史以应之。

莫折念生派兵攻打凉州，凉州城的百姓赵天安再次抓住了州刺史响应莫折念生。

是岁，侍中、太子詹事周舍坐事免，散骑常侍钱唐朱异代掌机密，军旅谋议，方镇改易，朝仪诏敕，皆典之。异好文义，好艺能，精力敏贍，上以是任之。

这一年，梁朝侍中、太子詹事周舍因事获罪而被罢官，散骑常侍钱唐人朱异代替了周舍掌管朝廷机密大事，军事方面的出谋划策，以及各州文武长官的任免和朝廷礼仪、诏令等事情也都由他掌管。朱异爱好文章，义理，多才多艺，思想敏捷而周密，梁武帝因此而信任他。

六年 春，正月，丙午，雍州刺史晋安王萧纲遣安北长史柳浑破魏南乡郡；司马董当门破魏晋城，庚戌，又破马圈、雕阳二城。

六年（公元525年） 春季，正月丙午（初一），雍州刺史晋安王萧纲派遣安北长史柳浑攻陷了北魏的南乡郡；派司马董当门攻克了北魏的晋城，庚戌（初五），又攻陷了马圈、雕阳二城。

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辛亥（初六），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

魏徐州刺史元法僧，素附元叉，见叉骄恣，恐祸及己，遂谋反。魏遣中书舍人张文伯至彭城，法僧谓曰：“吾欲与汝去危就安，能从我乎？”文伯曰：“我宁死见文陵松柏，安能去忠义而从叛逆乎！”法僧杀之。庚申，法僧杀行台高谅，称帝，改元天启，立诸子为王。魏发兵击之，法僧乃遣其子景仲来降。

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向来依附于元叉，他见元叉骄横纵恣，惧怕祸及己身，于是便谋反。北魏派遣中书舍人张文伯到达彭城，元法僧对张文伯说：“我想跟你去危就安，你能从我吗？”张文伯回答说：“我宁可死了去见孝文帝，怎么能离弃忠义而跟你一块叛逆呢！”元法僧就杀了他。庚申（十五日），元法僧杀了行台高谅，自己称帝，改年号为天启，立几个儿子为王。北魏发兵征伐，元法僧就派他的儿子元景仲来梁朝投降。

安东长史元显和，丽之子也，举兵与法僧战；法僧擒之，执其手，命使其坐，显和不肯，曰：“与翁皆出皇家，一朝以地外叛，独不畏良史

安东长史元显和是元丽的儿子，他起兵与元法僧交战；元法僧捉拿了元显和，拉着元显和的手，令他与自己一起就座，元显和不肯，说：“我同您老人家都出身于皇室，但是你现在却据地而外叛，就不怕丑行记入史

乎！”法僧犹欲慰谕之，显和曰：“我宁死为忠鬼，不能生为叛臣。”乃杀之。

上使散骑常侍朱异使于法僧，以宣城太守元略为大都督，与将军义兴陈庆之、胡龙牙、成景俊等将兵应接。

莫折天生驻军于黑水，兵势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为征西将军、西道都督，帅众五万讨之。延伯与行台萧宝寅军于马嵬。延伯素骁勇，宝寅趣之使战，延伯曰：“明晨为公参贼勇怯。”乃选精兵数千西渡黑水，整陈进向天生营；宝寅军于水东，遥为继援。延伯直抵天生营下，扬威胁之，徐引兵还。天生见延伯众少，开营争逐之，其众多于延伯十倍，蹙延伯于水次，宝寅望之失色。延伯自为后殿，不与之战，使其众先渡，部伍严整，天生兵不敢击。须臾，渡毕，延伯徐渡，天生之众亦引还。宝寅喜曰：“崔君之勇，关、张不如。”延伯曰：“此贼非老奴敌也，明公但安坐，观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宝寅举军继其后。天生悉众逆战，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锋，将士尽锐竞进，大破之，俘斩十余万，追奔至小陇，岐、雍及陇东皆平。将士稽留采掠，天生遂塞陇道，由是诸

书吗？”元法僧还想要抚慰劝谕元显和，元显和说道：“我宁愿死而为忠义之鬼，不愿活着做叛逆之臣。”于是元法僧便杀了他。

梁武帝派散骑常侍朱异作为使者去见元法僧，又任命宣城太守元略为大都督，令元略和将军义兴人陈庆之、胡龙牙、成景俊等人带兵应接。

莫折天生驻军于黑水，兵势甚强。北魏任命岐州刺史崔延伯为征西将军、西道都督，叫他统率五万大军讨伐莫折天生。崔延伯同行台萧宝寅驻军在马嵬。崔延伯向来骁勇，萧宝寅催促他出战，崔延伯说：“明天清晨我为您去试探一下贼兵的士气如何。”于是挑选精兵数千名西渡过黑水，阵容齐整地向莫折天生的军营前进；萧宝寅驻扎在黑水东边，远远地作为增援力量。崔延伯直抵莫折天生的营前，耀武扬威对他们表示威胁，然后领兵慢慢返回。莫折天生的部下见崔延伯人马少，争相打开营门冲出来追赶崔延伯的人马，人数多出崔延伯的十倍，将崔延伯逼到了水边，萧宝寅望见这一情况不禁大惊失色。崔延伯亲自殿后，不跟追兵交战，让自己的部下先渡河，队伍整齐不乱，莫折天生的兵不敢攻击。不一会儿，队伍全部渡过了河，崔延伯方才慢慢渡河，莫折天生的部下也返回了。萧宝寅高兴地说：“崔君的勇武，关羽、张飞也赶不上。”崔延伯说：“这伙贼寇不是老夫我的敌手，明公您只管安稳而坐，看老夫击败他们。”癸丑（初八），崔延伯带率兵马出发，萧宝寅领兵继后。莫折天生倾巢出动迎战，崔延伯身先士卒，冲进敌阵，击败了敌军的前锋，将士们鼓足勇气，争先恐后地杀向敌军，杀得敌兵人仰马翻，溃不成军。共俘虏、斩首敌军十多万，而且一直追击到

军不能进。

宝寅破宛川，俘其民以为奴婢，以美女十人赏岐州刺史魏兰根，兰根辞曰：“此县介于强寇，不能自立，故附从以救死。官军之至，宜矜而抚之，奈何助贼为虐，翦以为贱役乎！”悉求其父兄而归之。

己巳，裴邃拔魏新蔡郡，诏侍中、领军将军西昌侯萧藻将众前驱，南兖州刺史豫章王综与诸将继进。癸酉，裴邃拔郟城，汝、颍之间，所在响应。魏河间王琛等惮邃威名，军于城父，累月不进，魏朝遣廷尉少卿崔孝芬持节、赏斋库刀以趣之。孝芬，挺之子也。琛至寿阳，欲出兵决战。长孙稚以为久雨，未可出；琛不听，引兵五万出城击邃。邃为四甄以待之，使直阁将军李祖怜先挑战而伪退；稚、琛悉众追之，四甄竞发，魏师大败，斩首万馀级。琛走入城，稚勒兵而殿，遂闭门自固，不敢复出。

魏安乐王鉴将兵讨元法僧，击元略于彭城南，略大败，与数十骑走入城。鉴不设备，法僧出击，大破之，鉴单骑奔归。将军王希聘拔魏南阳

小陇，于是岐、雍以及陇东都平定了。将士们因大事抢掠而逗留不进，导致使莫折天生堵塞了陇道，于是各路军队无法再前进了。

萧宝寅占据了宛川，俘获该地之民为奴婢，并把十个美女赏给岐州刺史魏兰根，魏兰根推辞不受，说：“这个县处在贼寇之间，无法自立，所以人民不得不依附贼寇以便活命。官军到来之后，应该怜悯而安抚百姓，为什么反而助贼为虐，把百姓都逮去做奴婢呢？”因此便把被俘的父老乡亲全要回来，放他们回家了。

乙巳（疑误），裴邃攻取了北魏的新蔡郡，梁武帝诏令侍中、领军将军西昌侯萧藻率领部队先驱而行，南兖州刺史豫章王萧综和众将后继而进。癸酉（二十八日），裴邃攻取了郟城，汝、颍一带，纷纷响应。北魏河间王元琛等人慑于裴邃的威名，驻扎在城父，几个月不进兵，北魏朝廷派遣廷尉少卿崔孝芬持符节并带着千牛刀前去城父，催促元琛等人进兵。崔孝芬是崔挺的儿子。元琛到了寿阳，想出兵决战。长孙稚认为久雨不晴不可以出兵；元琛不采纳建议，率领五万兵士出城攻打裴邃。裴邃列出四个长阵等待元琛的军队前来，并指派直阁将军李祖怜先去挑战，然后伪装败退；长孙稚、元琛出动全军追击李祖怜，裴邃的四个长阵争相行动，北魏军队一败涂地，一万多人被斩首。元琛逃跑进城，长孙稚领兵殿后，入城后便关门固守，再也不敢出来了。

北魏安乐王元鉴率兵征讨元法僧，在彭城南边攻打元略，元略大败，与几十名骑兵逃入城中。元鉴不加设防，元法僧出城攻击，大败元鉴，元鉴单枪匹马逃跑回去了。梁朝将军王希聘攻克了北魏的南阳平，抓获了太